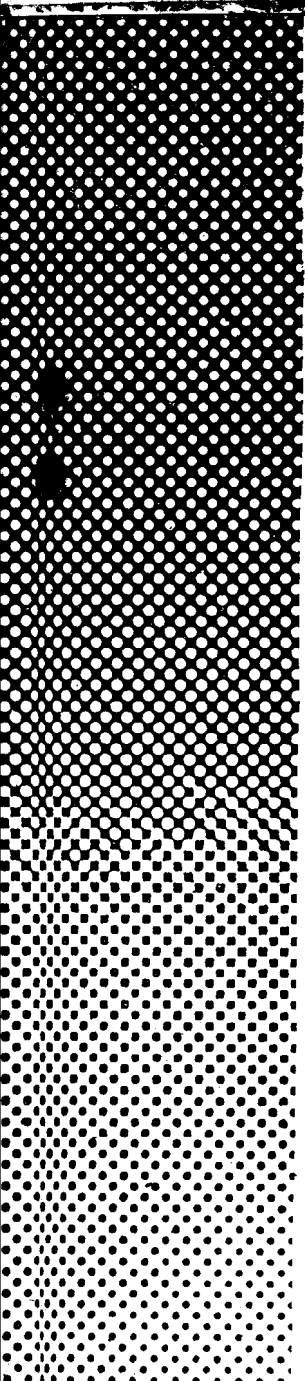


落合信彦 著

洪伟 译

# 纳粹的最后堡垒



# 纳粹的 最后堡垒

〔日〕落合信彦 著

宋协毅、洪伟 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沈阳

二十世纪末の真相  
译自日本集英出版社1984年版

纳粹的最后堡垒

Nacui De Zuihou Baolei

〔日〕落合信彦 著 宋协毅 译  
洪伟

---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锦州印刷厂印刷

字数:139,000 开本:787×960 1/32 印张:8 1/4 插页:2  
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545

---

责任编辑:薛强 责任校对:潘晓春  
封面设计:耿志远

---

ISBN 7-5313-0126-1/I·116 定价:2.10元

## 目 录

<b>第一章 “埃斯汤加”之行</b> .....	1
在市政府邮电局.....	1
神秘的“埃斯汤加”.....	6
死里逃生.....	13
寻找向导.....	32
可疑的盯梢人.....	51
好心的劝说.....	59
意外收获.....	64
“埃斯汤加”带来的恐惧.....	68
“善意”的警告.....	81
<b>第二章 “敖德萨档案”书</b> .....	84
“敖德萨”的传说.....	86
绑架前后.....	91
受到希特勒恩惠的人.....	103
留下的巨大疑问.....	113
<b>第三章 战败秘密逃亡</b> .....	115
采访“二号人物”.....	116
巴德莱·弗朗茨神父的真相.....	126

隐姓埋名者的叙述..... 133

**第四章 希特勒的替身..... 147**

纽伦堡法院..... 149

希特勒之死种种说..... 151

兴师动众的搜索..... 161

爱娃的牙齿咬痕模型..... 165

新的情报..... 171

元首专机驾驶员的证词..... 181

设在汤德的军用机场..... 190

克里斯蒂安桑的潜艇基地..... 194

两只投降潜艇..... 197

**第五章 潜研秘密武器..... 206**

可怖的多种武器..... 207

研究专家们的去向..... 213

不明空中飞行怪物..... 216

奇特的试验场..... 222

神秘的气体..... 231

**第六章 最后部队的失踪..... 237**

坐过飞碟的人..... 239

南极探险..... 247

伪币制造战..... 251

“蓝箱计划”..... 255

# 第一章 “埃斯汤加”之行

由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市向南，沿着泛美高速公路行驶三百五十公里左右，有一个叫巴莱尔的小城镇。这种小城镇在南美各地随处可见。人口不足五万，一切都是慢节奏的，丝毫没有与众不同的地方，十分平凡。

别看巴莱尔是个不起眼的小城镇，它在我们这次采访中却是举足轻重。

我们这一行人是于一九八〇年四月二十二日的黄昏时分，来到这个小城的。说是一行，可是除了我之外，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一家娱乐杂志的编辑，名叫杉山正人；另一个是原德国陆军大尉，名叫约瑟夫。就是这个约瑟夫，是我为了更好地完成这次采访，挖空心思，磨破嘴皮，好不容易才把他请了出来，让他担任我们的向导的。

## 在市政府邮电局

我们首先来到了市政府。巴莱尔和南美各地

小城镇一样，其政府机关虽小，但是五脏俱全，除了警察局，还有邮电局、统计局、税务局等等。也许是一个特征十足的德国人再加上两个东洋人，使得这里的工作人员十分惊奇，他们都放下了手头的工作，用异样的目光打量着我们。

在邮电局窗口，约瑟夫用流利的西班牙语问道：

“我们想知道‘埃斯汤加’在什么地方，能不能……”

对方是个姑娘。听到“埃斯汤加”这个名字，她的脸色霎时变得十分可怕，马上退到了邮局的里边。看来这里的人们对“埃斯汤加”这个名字特别敏感。其实，所谓“埃斯汤加”，只不过是西班牙语中十分普通的“农场”的意思，但据约瑟夫讲，在巴莱尔，这个名字却意味着一个特定的地区。这就是刚才那个姑娘听了之后大惊失色的缘故。

过了五分钟左右，那个姑娘又回来了。随她一起来的，还有一个中年男子，看样子象是她的上司。此人彬彬有礼，说话客气得令人讨厌：

“对不起，我们不太清楚您到底想寻问什么地方。”

什么“不太清楚”，明明是想打马虎眼。约瑟夫的西班牙语比西班牙人说得还要地道，更何况那句问话本身毫无任何难解之处。约瑟夫强压着

怒火，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可话音还没落，那中年男子就说道：

“不光您所问的‘埃斯汤加’这地方在哪儿我们不清楚，就连事实上它是否存在，这一点我们也毫无所知。即便是真有这么个地方，可你们为什么偏对它感兴趣呢？”

他的话中充满了威胁。但是，约瑟夫用职业军人所特有的那种傲慢腔调，针锋相对地说：

“我们仅仅是想去‘埃斯汤加’看一下而已，根本没有义务要向你说明是为了什么。”

我们费着口舌，可那人根本不正面回答我们的问题。我想，这样下去，还不知要纠缠到什么时候呢。于是，便从胸前衣袋里掏出一封信，在那人的眼前晃动着说：

“我们很清楚，这附近确实有‘埃斯汤加’这个地方，而我们只是想去采访一下住在那儿的人们。你好好看看，这是我们的介绍信。”

事实上，这封信的确是昨天晚上在圣地亚哥遇见的一个德国人为我们写的。那人飞快地看完介绍信，又不放心地叮问道：

“你们确实要找赛尼尔·里达先生？”

然后，他又回到了里边。

约瑟夫在我耳边小声嘀咕着：“看来，他们是不打算让我们去那儿。”

过了好久，刚才那人又出现在窗口，这次他



请我们到二楼的接待室去。好一个接待室，总共只有一张桌子、一把破旧不堪的安乐椅，外加两条木头长凳，可真是因陋就简到家了。

在这里，我们又等了二十多分钟，好容易进来一个头头模样的人。这位先生似乎比刚才那人年轻得多，但衣着却十分考究。西装笔挺，两手插在西服坎肩的口袋里，高高挺起的胸脯几乎是向后倾斜着。显而易见，他是竭力想摆出一副高大而又威严的形象。

此人自我介绍说，他是这里的副市长，名叫莱波兹。然后又装腔作势地说：

“听说你们要找一个叫赛尼尔·里达的人，这事可真难办呀！我们查遍了所有的档案，就是没有这个人。您知道此地幅员辽阔，漫无边际，所以……”

“可是，这儿不是只有一个‘埃斯汤加’吗？”  
我开始用话套他。

稍停顿了一会，他回答说：

“不错，是有个‘埃斯汤加’，但是那儿并没有叫里达的人。”

分明是在扯谎！刚才那中年人还矢口否认没有“埃斯汤加”这个地方，可现在副市长却承认有。看起来，火候快到了，我赶忙说：

“那么，请您告诉我们‘埃斯汤加’在什么地方，我们自己去找找看。”

约瑟夫也赶快把地图铺在桌子上。莱波兹一言不发地沉思了好长时间，我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脸上显现出左右为难的神色。他终于开口说：

“我觉得你们还是不去为妙。如果去了之后出了什么事，我们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那儿确实是智利的国土，但似乎又不属于智利，实际上是个国中之国，连我们也无权干涉其‘内政’。这样说，您总该理解了吧？”

约瑟夫在旁边再也按捺不住了，他大声地说：

“这一点我们清楚。已经说过多少遍了，我们只是为了去见那儿的一个人。我是个德国人，而且自始至终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直打到了东部战场，他们没有理由加害于我。还有，现在在场的两位，是特地从遥远的日本赶来的。不用说你也清楚，日本当时是德国的盟国。这两位同那些犹太人毫无任何联系。来吧，请在这张地图上，指出‘埃斯汤加’的准确方位。”

这位副市长似乎被约瑟夫的气势压倒了，他乖乖地在地图上指出了一个位置。这个地方位于巴莱尔西南大约六十公里处。当问到那儿有多大时，对方说不太清楚，但至少要比巴莱尔大一百倍。遗憾的是，这种解释对于不了解巴莱尔到底有多大的我们来说，并没有什么价值。

我看了看表，已经五点多了。南美的秋季，太阳落山格外地早。谢过莱波兹，我们站了起来。他最后又提醒我们说：

“如果各位执意要去，我无权阻拦。但是，请各位记住，万一发生了什么意外，可不是我们的责任。”

看着他那副一本正经的样子，我真忍俊不禁，说：

“您的好意我们不胜感激。请放心吧，难道他们还能吃了我们不成？”

莱波兹听了这话，脸上没有一丝笑意，只是耸了耸肩。

来到街上，太阳已经西坠，我们按照地图上的方位，一路径直向“埃斯汤加”驶去。

### 神秘的“埃斯汤加”

这儿的路真要命。起初还是平坦的沙路，但不一会儿就变成了坑坑洼洼的烂泥路。倒霉的路再加上约瑟夫近乎于疯狂的驾驶——时速足有八十公里，简直令人无法忍受。横冲直撞这个字眼用在这儿真是再贴切不过了。另外，车子后座不时传来“嘞”、“嘞”的响声，同时还夹杂着杉山的“悲鸣”——他的头不时地往车顶棚上撞。因为我们无论如何也必须在天黑之前赶到“埃斯汤加”，为此，既使车子开得再疯狂，我们也只能

硬着头皮挺着。

好一个约瑟夫，满头白发甩得乱蓬蓬的，一边往上推着滑下来的眼镜，一边全神贯注地驾驶着汽车。那样子，活象一个五十八岁的暴走徒。如今回想起来，这一切虽说非常滑稽，可当时我和杉山却不得不想尽办法将身子贴在车座上。说实话，也只有这个曾在从东部战场撤退时，开着不打前灯的军用卡车，一口气飞驰几百公里夜路的约瑟夫，才能胜任这种野蛮驾驶。

车子跑了二十公里上下时，天突然下起雨来。荒凉的原野上，散落着座座小屋，大概是印地安人居住在那儿吧。可是，过了三十公里之后，连这些简陋的小屋也消失了踪影，只剩下一片苍茫的原野。从四十公里处开始，连原野也不见了，满目尽是剧烈起伏的山丘和茂密的原始热带雨林，无边无际。望着这一切，我心中不禁产生了怀疑：难道人类能在这种鬼地方生存下去吗？

路越来越窄，也越来越险，四周景色也愈加富于原始色彩。雨仍在不停地下着，三个人都沉默不语。此时此刻，我的脑海里塞满了有关那个神秘的“埃斯汤加”的各种念头。特别使我无法理解的是，巴莱尔市政府的那些人，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地阻止我们去访问“埃斯汤加”呢？期望和一缕不安在我心中纠缠在一起，理不出头绪来。

那还是三年前，我在美国，从一个犹太记者的嘴里初次听到有关“埃斯汤加”的消息。从那以后，虽又几次听到另外几个记者谈论过此事，但这些人还都不知道“埃斯汤加”这个名字，只是将其称为“X地区”。毫无疑问，谁也不晓得这个神秘的地方到底在哪儿，也根本无处寻找，因而自然也就没有人亲自到过那儿，目睹“埃斯汤加”到底是什么样。

我想，这个消息是犹太记者最先传出的，那大概是犹太情报机关故意放的风，其目的不外乎是希望有人能够闻风而动，揭露出事实的真相来，摩萨德（以色列情报机关）最善于使用这种宣传战术。不过，不管是谁放的风，这个消息本身确实极富于吸引力和戏剧性，只要是记者，一听到它，肯定会不顾一切地跑到那儿去的。

现在，我先把这个消息概要地介绍一下：

在南美某地，蛰居着大量纳粹余党及其子孙，他们组成了一个与战前德国一模一样的社会。在那儿，甚至还有集中营，一些印地安人和犹太人至今仍象奴隶一样，被强制劳动；此外，那儿还有一座巨大的医院，一些已是风烛残年的旧纳粹头子在这里疗养。据说，马尔岑·褒曼也曾在此暂居一时。令人发指的是，在这座医院里，德国人竟仍然使用印地安人和犹太人进行惨无人道的活体解剖。

在那儿的研究所里，装备着当今世界上所能有的一切先进设备，德国人正在进行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败北而被迫中止的未来武器的研究和开发，并且明目张胆地进行一系列实验。在这些武器里，也包括美苏两国正在拼命研究的尖端产品。

这些人的最终目的在于，当有一天，如今世界上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从正面开始交锋时，自己能作为一种平衡力量而幸存下来，进而继承希特勒的衣钵，建立起一个新的第三帝国……

当时，听到这一切后，首先浮现在我脑海里的是一本名叫《敖德萨档案》的书，这本小说是一位叫弗莱德里克·冯采斯撰写的。以前，我根本不相信这个所谓的“敖德萨”（旧党卫队员联盟）会象冯采斯等人所描绘的那样，是一个庞大的组织，因为连大名鼎鼎的美国情报人员以及原CIC（美国陆军反间谍部队）的成员们，对这个组织也只是付之一笑而已。

不过，不知为什么，我竟很自然地把这个消息同“敖德萨”组织联系在一起。记得在那本小说的最后这样写道，原党卫队头子劳修曼正是在这个组织的帮助下，才平安地逃到了南美。总而言之，这一消息真是太引人入胜了。当然，仅靠这一点，是有些过于笼统，不足以给我们这次采访提供可靠的依据，充其量也只是一个虚幻缥缈的传说罢了。

在那以后，有一天，我在洛杉矶与一个大学时代的朋友闲聊，话题里常常接触到UFO（不明飞行物，即飞碟）问题。这位朋友供职于美国海军情报部，经常同中央情报局、陆军及空军等各方面保持着密切联系，是个高级情报军官。他的话，使我大吃一惊：

“关于UFO，人们如今众说纷纭。但是在中央情报局及联邦调查局里，没有一个人去相信那是什么宇宙来客之类的童话。你想想看，最近数十年里，飞碟在地球上空不停地飞行，可是它既不想同我们互通信息，也没作出一点积极的表示。如果我们到了别的星球上，是绝不会象飞碟这样，只满足于在空中飞来飞去，不断观察的。换句话说，控制着飞碟的力量对我们地球上的一切了如指掌，并且完全掌握了我们的电视及电台的电波等等，因而他们认为根本不必同我们互通什么信息——我想，这是比较妥当的看法。另外从这些飞碟迄今为止并没有采取什么具体行动来看，大概他们只是在进行侦察飞行，或者还处在试验阶段。你认为如何？”

听了这席话，我问他：

“难道飞碟是从地球某处飞出来的吗？”

他说：

“如今只能这样去解释这个问题，尽管我们美国政府并不这样认为。”

我又问：

“那么，是苏联人放出的飞碟吗？”

可他用力摇着头说：

“苏联的科学技术还没有达到那么高的水平，其米格飞机不是用钛而是用钢铁制成的。这个国家尚未找到一种物质，能够承受人们所说的飞碟速度所产生的高热，当然，在这一点上，我们美国的水平同苏联也是半斤对八两。”

连美苏两国都望尘莫及的话，那会是什么国家？在地球上，根本就不存在具有比美苏两国还要先进的宇航技术的国家……

“只有一个国家。不，如果说曾经有过，可能更加妥当，那就是第三帝国时期的德国。”

可是，当我提醒他说，那个德国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打垮，第三帝国早已土崩瓦解了。我的那位朋友忙强调说，他刚才的话都是个人见解。他还说：

“德国无疑是被打败了，但是不能仅此就断言它已经完全崩溃了，因为，至今连希特勒的尸体还尚未得到确认。若是不信，你可以去询问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问问他们愿不愿意支付希特勒或褒曼的保险金，他们肯定会回答你一个不字！仅仅根据迄今公布的一点儿证据，没有一家保险公司会糊里糊涂地支付保险金的。”

我的朋友说得很在理。关于希特勒之死，苏



联记者列夫·别茨曼斯基在一九六八年公布了他的最后结论。但是，仔细考虑一下，时隔二十三年，人们刻意公布的事实及其消息来源时，你会觉得它太缺乏那种使人心悦诚服的说服力了。

如果这些话是一个普通的美国人说的，大概我也不会如此信以为真，可我的朋友是位现役海军情报军官，他可以经常阅读绝密文件。所以我不能不去认真地考虑他所说的一切。

在和这位朋友谈话时，我突然想起了“X地区”：酷似战前德国的社会……集中营……医院……活体解剖以及超现代化武器的研究与试验等等。所谓的超现代化武器，会不会是UFO呢？

旧党卫队员联盟、UFO秘话、希特勒之死的真相……这其中无论哪一个，都是热门题材。不过，其中最难解的，还应该说是“X地区”之谜。搞清了这个谜底，那么其他问题也就在解谜过程中迎刃而解了。换句话说，如果找到了这个“X地区”，那么就可以搞清楚战后至今有关纳粹德国的最后答案。

从那时起，我就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全力以赴，不惜任何代价去实现我的采访计划。这期间，每逢有机会去国外采访，我总要顺便调查一下“X地区”问题，设法收集各种情报。尽管这种调查的进展十分缓慢，但我从未间断过。

就这样，两年之内竟然收集了大量的情报，